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

—— 教育會教育

李楚材

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70152



200078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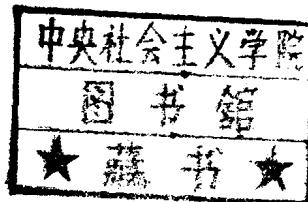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

教 会 教 育

李楚材 编

QJH 105

注 销



教育科学出版社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

教会教育

李楚材 撰

责任编辑：王树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太平庄·北环西路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20.875字数：523,700

1987年7月 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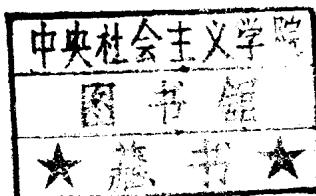
印数：00,001—3,000册

ISBN 7-5041-0045-5/G·039

(书号：7232·334) 定价：4.60元

出版说明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李楚材原拟分“教会教育”与“殖民教育”两部分，但以年事已高，精力不继，“殖民教育”部分未能收集编纂。他建议继续搜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三省侵略我教育主权之史实，香港、澳门的教育资料、以及上海、武汉、青岛等租借地之教育资料。这是治中国近代教育史者必需参考的资料，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料。本书为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的“教会教育”部分，按原资料分类摘录，未作分析批判，供治中国近代教育史者及高等师范院校师生参考。



序

李楚材

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了我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接着，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利用欺诈压迫的手段，一百多年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我国肆无忌惮地进行残酷的侵略。

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罪证如山。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

教会学校或教会所办的各类教育事业，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我进行文化侵略政策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大量的手段。

教会办学，从幼（稚）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大学，一应具全。除普通教育外，还办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应有尽有。为了配合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还成立教育会、青年会、书局、印刷机构、发行报纸等等，因此可以说，教会办理各类教育事业，有它的特殊目的和作用，有它完整的一套措施，有它严密的一条系统，赋以“教会教育”之名，也不会太过。

让我们来看看教会办学的要求吧。

“教会小学最初设立之宗旨为宣传福音。以后专为教中儿童筹备一种合于教义之健全教育，俾于儿童易受感化之时期中，造成耶稣美德之基础。更进一层，更应为非教中之儿童开一入学之门，以扩充耶教之范围。”（语见《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

“中学教育之影响乃在于大部分的中等社会，此中等社会者，盖即目前教堂之所藉以发展得力者也。……大部分基督教的社会之强健的维持者，乃端由此中学供给之也。”（见《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基督教中学之特殊的职务与目的》文）美国平信徒调查团看到中国的“基督教中学校大概是象美国的私立学校。它们有优美的校舍，所收学生，大率是富家的子女。他们专事学习英文。他们所过的生活是快乐的寻常寄宿学校的生活。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器具，所玩的游戏，往往是欧美的；所住的房屋和花园，都是异常使人赏心悦目的”。（见《教会中学无须改革》一文）

“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基督教大学的目的，是要培养一种特殊的人才。此种人才，不独要有专门学识和训练，对于改造国家的影响，可因少数坚决的领袖而转移，影响到该地人民以后的历史”。 “倘若基督教学校能产生出持有基督教人生哲学和富于道德裁判力的领袖人才，倘若他们能参与指导中华文化和国家生活进步的方向，而且能实力令这种进步得以实现，这便是基督教教育永久特殊贡献。”

（见《教育季刊》一卷四期所载《基督教教育对于改造中国的特殊贡献》）

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遣派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见《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毛泽东同志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教会办学的罪行，尖锐地简括地说了一句话，就是培养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

教会教育的最终目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并不讳言的。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中赞美：“教会学校，实尝养成多数之男女人士，……今皆身膺重要之位置，于政治、教育、商业及基督教会今方发展之情况，咸大有作

为”。1897年8月的《中西教会报》上指出振兴学校，在于“培植英杰，上达朝廷，下达草野”。在《基督教教育之宗旨与精神》（见《新教育》五卷一、二期）中说明基督教教育要使中国基督化。“必有彻底纯洁的基督教，方足使中国彻底的受基督教化。……至教区之增加扩充，非基督教之终鹄，不过为达到大目的之一种手段。大目的盖在造成中国为一基督教民族”。1938年4月《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所刊《基督教教育目的》文中说：“现在的世界上，正有左右两种的革命。偏于右的是法西斯，这是属于上层阶级的革命；偏于左的是共产主义，是下层阶级的革命。……我们现在需要中间的革命。……我们先要改变我们的心，以后方能改变个人，改变社会的秩序”。他们的话，不加注释，就能洞澈他们的心肺。

天主教的教育目的，同样抱负很大。1936年10月《圣教杂志》上载有《提倡公教学校》一文说：“现在之中国，正在革新进展之中，将来之变化，不知伊于胡底，而我中华公教，不能不有接触，故当先自准备，以应付此种潮流之责任，更当有远见，全盘筹划，必如何而方能导引中国民族运动之心理，得有圣教精神，而进入于圣教之羊栈。”《圣教杂志》早在1927年就鼓吹天主教教育目的在于“中国全国归化。为劝化全国，固然不可轻视平民；但是更紧要的，就是劝化领袖阶级的国民”。为了使中国全国归化天主教，因此，“今日圣教会所盼望所依赖的，是彻底信仰天主教的智识阶级的精华。培植智识阶级的领袖，为驾驭引导民众。”1948年正是全国解放的前一年，天主教

召开公教教育会议，于斌主教在会上杀气腾腾地说：“今天，我们一面要戡乱，一面还要努力于建设，天主教该领导整个社会，建设真、美、善、圣的新中国”。（见《全国公教教育会议纪要》）要由天主教会来“戡乱”，来“建设新中国”，其志的确是不小的。

听听外国人对教会办学的议论，可以清醒我们的头脑。

1890年在华传教士大会上，首任中华教育会会长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说：“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单纯地教授宗教，从而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一步给学生们训练，……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之导师和领袖。”1907年在华传教士大会报告书中，分析了基督教会可以将所培植的人物输送到中国政府各部门。结论说：“我们必须在那必将到来的更大的机会来到前，就做好准备；现在就应该训练我们之青年人，使他们将来在担任政府职务时能够胜任”。

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时，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致函总统罗斯福说：“哪个国家能在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事上成功，哪个国家就会由于付出一定的努力，而在道德、知识和商业的影响取回最大可能之收获。如果美国早在十五年前就做到把中国学生之潮流引到美国来，并使这个潮流不断壮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定能够通过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们，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一种最令

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见明恩溥（A.H.Smith）
China America To-day）

巴尔顿（James L.Barton）在《传教士和他的评论者》书中说到：“传教士们是值得我们援助和支持的。如果我们让他们失掉支持，我们国家的名誉将要受到损害。毫无疑问，他们一走，我们的商业，就会遭到极大损失，我们之外交就会失掉支柱。”“当有人问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怎样来防止排外暴动时，他说：“不是瓜分中国，就是使这个国家归向基督教”。

解放前夕，协和医学院美国校长顾林写信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美国顾问兰安生说：“用一百万美元来支持各教会大学，比用二百万美元帮助蒋介石维持军队更有用。军队会叛变，至于由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则更为驯服可靠，忠诚不变。”（见1952年7月《新华月报》第162页）

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侵犯我教育主权，早在1877年美英传教士设立的“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即1890年改名为“中华教育会”的会上，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lvin P.Parker）就说出了该会的目的，在于“取得和保持对中国人民及政府正在提倡的教育运动的控制权”，并“准备着指导中国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

我国有识之士，对帝国主义争夺我国教育权，也早有所警惕。1908年《外交报》第210期《申论外人谋我教育权之可畏》一文指出：“庚子以后，彼（指帝国主义国家）所心营目注，专以教育为当务之急，建设学校也，推

荐教员也，美其名曰扶植中国之文明，切其辞曰，实行博爱之主义，吾国民方感其雅意之殷拳，而不察其阴谋之耽逐”。

1925年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关于基督教教育议 决案中沉痛地指出：“外人之在我国办理教育事业，情同市惠，迹近殖民，潜移默化，将至受日之教育者爱日，受英之教育者爱英，于美、于法、于德亦然”。“就外人在国内所设教育事业之內容考究之，主办人员，非多为宗教之宣传，即系有意于政治上之侵略，教育事业其附属品耳”。

听听帝国主义各国争夺我国教育权的叫嚣之辞和喜悦之情，可以深一层了解帝国主义侵华教育的罪恶目的。

1908年《日本外交时报》刊载一篇《论各 国 以国际竞争争夺中国教育权》文中说：“美之奖励中国青年，意亦甚殷，派遣学者赴华，传授教育，其精神活泼，能使人知其宗旨为博爱主义之宗教，而不知其为政治之竞争”。又说：“德国设德华学堂于北京，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完全，远为官学所不及。其他各地，德教士若军人经营之大小学校所在都有”。日本人接着哀叹：“他日不幸，而落美、德之后，则日本于中国，必无得占势力之一日矣”。

欧洲各国如英如法如德等国，对美国在中国教育界势力的扩展，也有不满。1933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欧洲团员就讲：“欧洲文化上之情形，与美国之情形相比，较适宜中国之需求；其故非他，即因美国文明之发展，其本土并无遗风遗族之存在；而欧洲与中国之文明，则颇相似，因彼此常须顾及流传数千年之文化也”。

1915年一位美国驻华使节盛赞美国在中国教育上之成就。他说：“凡初至中国之人，有一事足以深印于其脑海中者，即美人对于中国教育之热心毅力，冀以形上形下之道，唤醒此最大多数之支那民族也”。接着他指出在中国进行“智力投资”有一本万利之处。“夫美人之在中国，以振兴教育为己任，以狭义言，固深有裨于中国前途，特以广义言之，则美人之所得，亦正无涯量，盖助人即以助己，此固一定之理也”。（见《中华教育界》四卷三期《美国在中国教育上之势力》）难怪日本人慨叹：“美于中国教育事业，已尽弃其向日宗教之毛孽，而显然表现其政治之机能，于是教育一端，遂公然成为国际竞争之局。故以总统谕文，（指当时美国总统鲁斯华尔向国会提出的咨文）奖励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真无异日美两国决斗之约文，宣战之布告，而日本安然受之矣”。教会教育是帝国主义在华进行争夺中国人心的重要手段，昭然若揭。我们实有必要研究和深悉帝国主义各国侵略我国文化和教育的史实，向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帝国主义利用教会来华办学，我国初无条例或法规加以限制。教育目的、制度、学校一切措施，全由教会订立施行。直到1917年我国教育部才订定《中外人士设立专门以上同等学校考核待遇法》，1921年订定《教会所设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1925年特定《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六条》。虽有了这些规定，教会学校一般还是相应不理。因为条文中有“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

旨”，违反了教会学校的要求。

192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私立学校规程》，1927年公布了《私立中等学校及小学立案条例》《私立大学校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所有各教会设立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波动起来。有的按照条例办理，有的阳奉阴违，有的受外国教会之命，暂行停办。于是，收回教育权运动成为反帝斗争中的组成部分。由于国民政府懦弱无能，教会学校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还是在差会的控制之下。

直到全国解放，1950年政务院决定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初等学校，规定期限，进行登记，然后予以适当处理。1951年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教育机关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必须把这个关于国家教育主权的重大工作做好，不仅使这些学校能维持下去，而且办得更好。并要求充分做好思想动员工作，深入进行反帝的爱国主义教育，分清敌我，打击美帝，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使教徒与非教徒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对我文化侵略的思想影响，从外国教会手中夺回教育主权，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编者花了多年时间，辑录了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一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育这一手段来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的罪行；一在供给治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同志必要和

有用的资料，我以为教会教育对中国近代和现代教育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写此序文之前，得到罗冠宗、王树学两同志提供的资料和意见，谨此志谢！

1984年4月

目 录

序.....	(1)
(一) 教会教育的肇始与扩张	
基督教	
《西学东渐记》：玛礼逊学校 (1906年)	(3)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基督教教育事业 (1922年)	(5)
《新教育》〔美〕露丝思：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之情形 (1923年)	(7)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教会之教育事业 (1914年)	(10)
《教会新报》：1866年耶稣教义学及学堂表 (1868年)	(12)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耶稣教各会在华所立学校 (1905年)	(13)
《新教育》：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历年增进表 (1922年)	(14)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基督教学校数及学生数 (1922年)	(15)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各省基督教中学校及学生数统	

计表（1934年）	(16)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基督教大学学生数统计表 （1934年）	(17)
《东方杂志》[法]亨利高登：上海之外人教育事业 （1920年）	(19)
天主教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天主教会之教育事业 （1922年）	(23)
《圣教杂志》徐家泽：扩充教中学校（1926年）	(26)
《圣教杂志》：提倡公教学校（1936年）	(28)
《全国公教教育会议纪要》[美]唐树德：中国公教学校在 地理上之分布（1948年）	(30)
《教会新报》：1866年天主教书院及学生数 （1868年）	(32)
《全国公教教育会议纪要》：全国公教中小学校统计表 （1948年）	(33)
（二）教会教育的目的、要求	
基督教	
《中西教会报》周之德：振兴学校（1897年）	(37)
《中西教会报》郑其文：论如何振兴教会学校 （1897年）	(40)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基督教教育之目的与精神 （1922年）	(42)
《新教育》：基督教教育之宗旨与精神 （1922年）	(44)

《基督教教育》〔美〕好韦尔：基督教教育的特点	
(1923年)	(48)
《基督教教育》：教会何以要设学校？ (1925年)	(50)
《教育季刊》〔美〕博尔教：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宗旨	
(1926年)	(52)
《基督教教育》：教会学校的特性 (1925年)	(54)
《基督教教育季刊》罗天乐：基督教教育目的	
(1928年)	(56)
《教育季刊》秋笙：玛德拉斯大会对于基督教教育的主	
张 (1939年)	(60)
天主教	
《圣教杂志》徐若瑟：圣教教育精神 (1926年)	(62)
《圣教杂志》徐宗泽：广设学校以提高教友社会上的地	
位 (1933年)	(63)
《公教进行旬刊》杨福壽：兴学校以广教务	
(1937年)	(65)
《公教进行旬刊》〔比〕慕宁：公教青年应努力建设公教国	
家 (1937年)	(67)
《全国公教教育会议纪要》于斌：公教学校的目的要求	
(1948年)	(69)

(三) 教会学校的规章、制度

基督教

《万国公报》：谨拟书院学规十条 (1880年)	(75)
《万国公报》：温群内地会仁爱义塾条规	
(1876年)	(77)